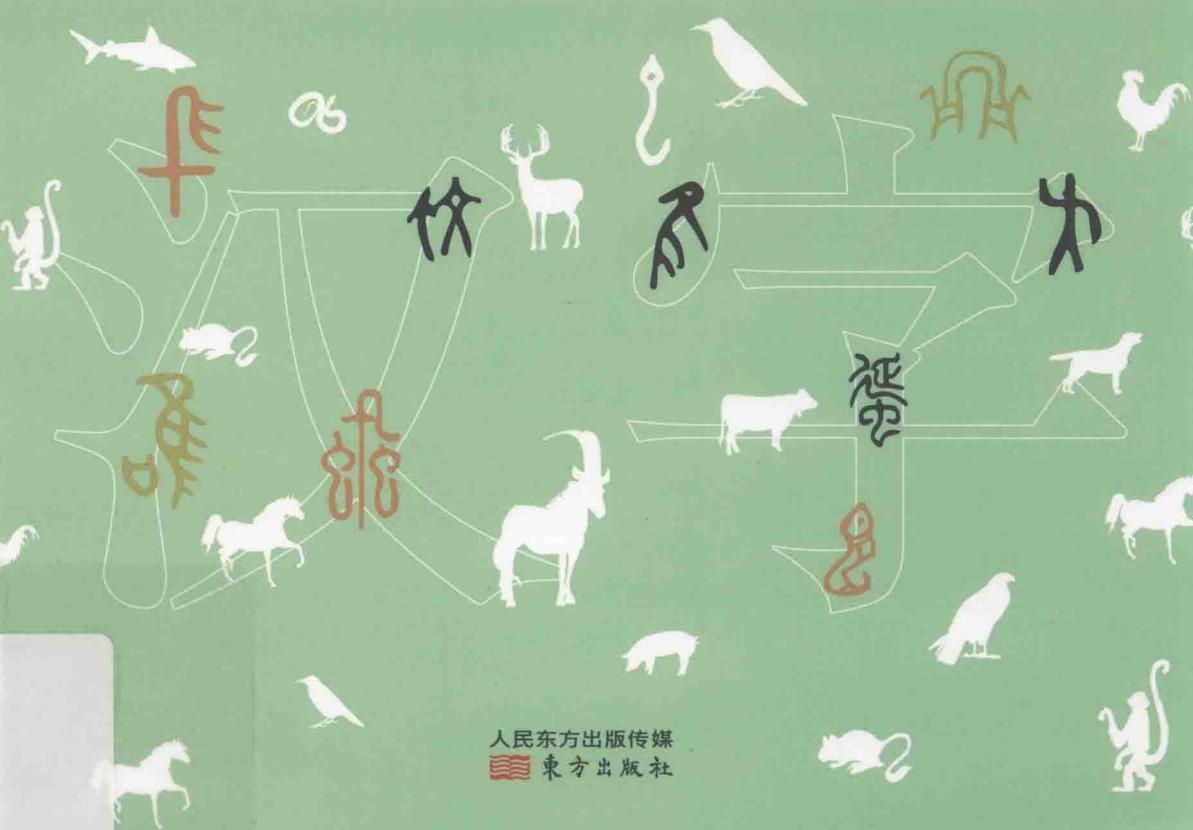


动物王国里的 汉字

范登生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范登生——著

动物王国里的

汉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物王国里的汉字 / 范登生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207-0377-2

I . ①动… II . ①范… III . ①汉字—通俗读物 IV . ①H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 092256 号

动物王国里的汉字

(DONGWU WANGGUO LI DE HANZI)

范登生 著

责任编辑: 张 旭

装帧设计: 飞鸟 责任编辑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207-0377-2

定 价: 48.00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170835

写在前面的话

(代序)

中国文字从远古走来至少已经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她伴随着华夏民族的血脉一起茁壮成长，她承载着华夏民族的精神一路有序流传。她是世界上几种古老文字中唯一存活下来的精灵，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当今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文字。

汉字是记录、传播、储存华夏民族语言、文化、精神的最直接、最广泛、最有效的载体和工具。学习中国优秀文化，弘扬中华优良传统，一刻也离不开文字。可是，几千年的演进流变，汉字已经被蒙上一层层厚厚的尘沙，这层厚厚的尘沙两千多年来曾经被无数爱好和研究汉字的前人拂拭过，但终究拂拭得不够干净，致使我们现在看这些文字还是犹如雾里看花，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其间，虽然取得了一些丰硕成果，但汉字的许多谜团至今依然没有被揭开。特别是关于汉字构造的理论，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六书”为主，也有人试图改变这种说法，提出过“四书说”“三书说”，甚至“右文说”，但终究影响有限，难以形成共识。

岁月流转到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秋，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发现了甲骨文，汉字研究才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位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迄今已经发现大约十多万片甲骨，四千多个单字，加上其他地方发现的甲骨，目前大概有十五万片之多，五千个单字左右。可以说，甲骨文已经是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此后，研究甲骨文的专著陆续出版，特别是近些年甲骨文、金文研究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随着甲骨文、金文研究的逐步深入，传统“六书”理论的根基似乎已经摇摇欲坠，虽然有些人仍然固守着这套理论不放，好像也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了。

什么是“六书”呢？这里有必要予以简要介绍。“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其中有关于周代教育“六艺”的内容。“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书”到底是什么？在《周礼·地官·保氏》一书中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后来东汉学者许慎继承总结



前人经验，在《说文解字》中对“六书”作了详细解释：“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意，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后人将其归纳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便是我们常说的“六书”了。许慎这种对汉字的分类方法是否科学，历来颇多争论，尤其《说文解字》对一些汉字的解释是否正确，也是议论纷纷。林义光就认为，《说文解字》只就篆文说解，不足以探文字制作之源。但无论怎么说，“六书”理论已经影响和引领了我们两千多年，它的贡献是不可以磨灭的，今后还可能引领我们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东汉时期的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金文，只是就篆文和少量的籀文解释文字，当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在我看来，这种疏漏之处所占比重还不算少，从文字分类到字义解释都存在许多重大缺陷。虽然有些人至今仍然将其奉为圭臬，在铁的事实面前也有些力不从心。经过多年研究并通过对大量汉字进行训诂，我认为汉字只有“两书”：一是象形字，我们可以称之为“母字”；二是会意字，又可分为有声会意字和无声会意字。许慎所说的形声字、指事字其实都是会意字。所谓的形声字形旁表义声旁也表义，而且是更具体的表义。比如，“亭”字金文写作^龕，《说文解字》解释为“民所安定也。亭有楼，从高省丁声。”按照许慎的说法“亭”是个“形声字”，其实下边“丁”不但表声而且表义（有声会意字），“丁”字本义就是钉子，“亭”字本义就是像钉子形状的房子，圆圆的钉头喻指亭子的上盖，“丁”字的一竖喻指房柱。又如草莓的“莓”字，《说文解字》解释为“马莓也。从艸母声。”按照许慎的解释这也是一个“形声字”，其实这是一个有声会意字，其中“母”字既表声也表义，甲骨文写作^𦥑，这是一个乳房饱满的女人，在“莓”字中表义为乳房，“莓”字本义就是形状像乳房颜色像乳头汁水比较多的一种草本植物的果实，特指草莓。《说文解字》一书中把大量有声会意字说成“形声字”，岂不是汉字构造理论上的错误。

接下来再说说指事字，必须明确一点，指事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会意。汉字中存在大量的有指事符号的汉字，并不像许慎说的只有为数不多（清代

王筠统计为129字)的指事字。这些所谓的“指事字”难道仅仅为了指事吗?显然不是,都是为了会意。比如,“君”字甲骨文写作𠀤,上边“尹”字左边一竖指事为权杖,“君”字本义为手拿权杖发号施令的人,特指国君。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君字为“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按说这也应是“指事字”。但“群”字中也有“君”字,我们就不能认为凡带有指事符号的都是指事字。《说文解字》解释群字为“辈也。从羊君声。”这里许慎则把“群”字解释为“形声字”,其实还是有声会意字。又如“寸”字,甲骨文写作𠁧,从一从又,又字表示右手,其中“-”为指事符号表示手腕寸口的位置。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寸字为“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动脉,谓之寸口。从又,从一。”说到底,还是“又”与“一”两个字符的会意。但带有“寸”字的汉字很多,我们就不能说凡是带有“寸”字的汉字都是指事字。因此,指事字作为汉字的一种类型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至于《说文解字》一书中所说的转注、假借都是使用汉字的方法,与造字没有大的关系,由此后人提出“四体两用”之说,还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说来说去汉字只有两类:一类是象形字,一类是会意字(有声会意字和无声会意字)。

那么,汉字是如何会意的?这就牵扯到了训诂学。训诂学是旨在正确解释古书中语言的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包括训形、训义、训声。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一般是通过训形即分析汉字字形的方法来解释字义的。东汉许慎也正是通过训形来解释汉字的,可惜仅用篆文以及少量籀文进行训形得出的结论多有舛错。根据我的研究,训形主要有六种方法:即以左训右、以右训左、以下训上、以上训下、以内训外、以外训内。同时,由于汉字造字历史久远,以及每个朝代都有一些新的汉字产生,因此在训形和会意过程中,有的是用本义会意,有的是用引申义会意,有的是用比喻义会意,有的是用字的形状会意,还有的是用动态的场景会意等。特别是有些汉字具有一形多义的特点,如果不会变通,运用多个视角观察分析问题,会意后的结果往往是大相径庭的。这里不做举例说明,请读者仔细揣摩这本书中每个汉字是如何进行会意的,一旦熟练掌握了这种方法,对于大部分汉字来说就可以做到见形知义了。这对于提高人们认读、运用汉字的能力无疑将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和提高。

说到训诂学,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需要讲清楚,就是训诂一个汉字不能仅仅告诉读者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而且要告诉读者这个汉字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给每个汉字一个说法，这样才能既知其源也知其流，从而加深对每个汉字的理解。其实每个汉字都是一幅图画，每个字的含义也隐藏在这幅图画之中，训诂学的任务就是解读出这幅图画背后的含义。训诂汉字就像破案，其中的一笔一画都是破案的线索，这就需要我们站在造字者的角度和站在造字者的时代背景下去思考、去分析、去判断、去验证，这样才能使每个汉字的义项水落石出，浮出水面，使之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我看来，学习汉字分为硬性记忆和软性记忆两种。硬性记忆就是死记硬背，从笔画、字形到字义全部都要背记下来，这样才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但最大的问题是难识、难记、难懂。软性记忆就大不一样了，只要弄清楚每个汉字构件的含义，这个汉字大概的意思就可以掌握了。比如“鲁”字是由“鱼”和“曰”两个字符构成的，“鱼”表示鱼类，“曰”表示嘴巴、进食、言说。两形会意，鲁字本义就是吃鱼。因吃鱼怕鱼刺卡住喉咙，必须小心翼翼、少言寡语，所以鲁字有木讷的、迟钝的、愚笨的、粗鲁的等义。当然，现在大多数人学习汉字时硬性记忆与软性记忆兼而有之。据统计，中国汉字大约有五百多个字符构件，如果熟练掌握了这五百多个字符，就可以基本达到见形知义的境界，比死记硬背一个个汉字节省了很多气力，而且记忆深刻持久。同时，还可以提高学习汉字的兴趣与快感，再也不感到枯燥无味了。

这本书专门解读的汉字有八百多个，如果算上附带解读的汉字，总数应当在两千字左右。排列方法以字族解读为主，同一偏旁部首的汉字尽量放在一起，这样做也增加了一些冷僻的汉字，甚至字典、词典上解读不详的汉字，我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进入到这一字族，掌握了这一训诂方法，即使再冷僻的汉字理解起来也不困难。同时，有些汉字由于没有甲骨文、金文等更古老的字形，至于中间发生了那些讹变或重构我们不得而知，也只好就现在的字形进行解读，难免发生一些错漏。

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许多身边老领导、老战友以及同事的鼓励、关心和帮助；还几次登门求教过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先生，并赠书于我，予以勉励。这里一并向各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范登生

2018年5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虫部	1
第二章 鸟部	65
第三章 隹部	109
第四章 蔽部	127
第五章 燕部	133
第六章 羽部	137
第七章 鱼部	155
第八章 马部	205
第九章 羊部	245
第十章 牛部	265
第十一章 犬部	281
第十二章 猪部	321
第十三章 象部	331
第十四章 鹿部	337
第十五章 虎部	349

第十六章	兔部	359
第十七章	能（罝）部	365
第十八章	它部	369
第十九章	鼠部	375
第二十章	象部	383
第二十一章	其他与动物相关的汉字	387
主要参考书目		402

第一章

虫 部

【虫】象形字，甲骨文写作𧈧或𧈧，上边是头，下边是卷曲的身子和尾巴，像蛇的样子，本义为“蛇”，泛指各种虫类。“虫”作为造字构件在汉字中一般表示虫蛇类爬行动物，有时也指大型猛禽、猛兽以及人类。如大虫即指老虎。因为人为毛虫之长，远古时代身体裸露，故称“裸虫”。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虫”“也”“它”同源同形同义。

许慎《说文解字》：“虫，一名𧈧，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微细，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为象。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意思是“虫”有一个名字叫𧈧，宽三寸，头部大如拇指。字形像趴卧的样子。这种虫比较小而且细长，有的能走，有的长毛，有的寄生，有的长甲，有的长鳞，小动物的细微差别，都与虫相似。有脚的叫“它”，没有脚的叫“豸”。许慎解释“它”为“虫也。从虫而长。像冤曲垂危形。”从甲骨文看，虫、它、也字形相同，后来分化为三个汉字。

《诗经·齐风·桑柔》：“虫飞薨薨。”即飞虫。《荀子》：“肉腐出虫。”即虫蛆。《吕氏春秋·览冥》：“蛟虫死。”即虫类。《山海经·南山经》：“犧翼之山多𧈧虫。”即毒蛇。

【蚊】有声会意字，甲骨文写作𧔾。右边“文”表声兼表意，甲骨文写作𧔾或𧔾，形义为人体胸前的标志性符号或纹饰。这种符号或纹饰既有美观作用也有辨识不同部落的作用。《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文”在蚊字中表义为花纹、纹理。



(chóng)



(wén)



“虫”与“文”两形会意，蚊字本义为一种身上带有花纹的会“文文”叫的小飞虫，特指蚊子，泛指昆虫。蚊同蚕、螽、螽、蠹等。

《说文解字》：“蚊，俗蟲。啮人飞虫也。从虫从文。”《玉篇》：“蚊，啮人飞虫。”《尔雅翼》：“蚊者，恶水中孑孓所化，嗜人肌肤，其声如雷。”《庄子·天运》：“蚊虻嗜肤，则通昔不寐矣。”即蚊虫叮咬皮肤，通宵无法入睡。



(shé)

【蛇】有声会意字，甲骨文写作𧈧，形义为虫蛇类动物。有的甲骨文写作𧈧，左边“它”形义为蛇虫；右边“亍”（chù）表示路口、行走，这里喻指爬行。《唐韵》《集韵》：“亍，小步也。左步为彳，右步为亍，合之则为行字。”两形会意，蛇字本义为一种细长的善于爬行的虫子，特指蛇或蟒。后来成为十二生肖之一。蛇与龙形状相似，古籍中有时蛇即是龙、龙即是蛇，至今民间仍有把蛇称之为小龙的说法。由于蛇类动物蜿蜒行进，故有蛇行、虚与委蛇等说法。“蛇”篆文写作𧈧，会意不变。

《说文解字》“蛇，它或从虫。”《集韵》《韵会》：“蛇，毒虫也。”《韵补》：“龙蛇之蛇，亦读谓移。”《诗经·小雅·斯干》：“维虺维蛇。”《左传·庄公十四年》：“内蛇与外蛇斗。”疏：“蛇，北方水物。”



(cán)

【蚕】象形字，甲骨文写作𧈧，像桑蚕的一幅生动图画。后来几经演变或重构写作“蚕”，从虫从夭。“夭”甲骨文写作𢑤，为“大”字变形，形义为挥动两臂屈身行走的人，故有逃之夭夭的说法。《说文解字》：“夭，屈也。从大，象形。”“夭”在蚕字中喻指弯曲身体爬行。两形会意，蚕字本义为善于弯曲身体爬行的一种类似蛇虫的动物，特指蚕。蠶是蚕的繁体，成了一个有声会意字，篆文写作𧈧，下边两个“虫”表示很多虫；上边“𦵹”表声兼表意，金文写作𦵹或𦵹，形义为进食完毕扭头说话。《说文解字》：“𦵹，曾也。从曰𠂔声。”即蒸煮食物。“𦵹”在蠶字中喻

指头部晃动并不停进食。两形会意，蠶字本义为很多身体不停晃动、嘴巴不停进食的虫类，特指蚕。

资料记载，蚕分两大类：一类家蚕，即桑蚕，主要以桑叶为食。另一类称山蚕，即柞蚕，以柞木叶为食。蚕一生经过4个阶段：卵、幼虫、蛹和蛾。蚕是蚕蛾的幼虫，其吐出的丝是丝绸产品的主要原料，在人类经济生活及文化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古文记载皇帝的正妃嫘祖就开始养蚕。桑蚕主食为桑叶，也可用少量蓖麻叶补充。家蚕的成虫及蛹可以食用，并有食疗功效。蚕蛾产卵交配后繁殖后代，产卵后即死亡。因其久远的历史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家蚕饲养已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说文解字》：“蠶(蚕)，任丝也。从虫𦵹声。”《尔雅》：“蟬，𧈧蚕。”《集韵》：“蚕。丝虫也。”《诗经·豳风·七月》：“蚕月条桑。”《尚书·禹贡》：“桑土既蚕。”《乐府诗集·陌上桑》：“罗敷善蚕桑。”即罗敷乐于和善于从事养蚕。

【虽】有声会意字，繁体写作雖，金文写作𠂔，从虫从唯，“虫”表示虫类；“唯”（wéi）表声兼表意，甲骨文写作𠂔，金文写作𠂔，从口从隹，“口”表示嘴巴、鸣叫，“隹”表示鸟类，唯字形义为鸟类的鸣叫声。后来喻指人们之间的应答声。《说文解字》：“唯，诺也。从口隹声。”两形会意，雖字本义为鸟虫类之间相互应答声。人们为了书写方便，把“雖”简化写作“虽”。“雖”也由应答、答应之义，引申为已经接受、已经完成、已成事实等义，如《战国策·魏策》：“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这里虽字就是既然这样的意思。后来虽字多作连词使用，表示即使、仅有、只是等义，如《虞初新志·秋声诗自序》：“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这里虽字表示即使的意思。

《说文解字》：“雖（虽），似蜥蜴而大。从虫唯声。”《尔雅》：“每有，虽也。”《玉篇》：“虽，词两设也。”《广韵》：



(suī)



“虽，助语也。”《集韵》：“虽，不定也。况辞也。”《礼记·少仪》：“虽请退可也。”《孟子·梁惠王上》：“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



(dàn)

【蛋】无声会意字，篆文写作𡇗，从足从虫。“足”甲骨文写作𡇗，表示膝盖以下部分，特指脚。《说文解字》：“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足”在蛋字中表义为脚、爪；“虫”表示鸟、龟、蛇等产下的带有硬壳的卵，孵化出来的小鸟、小龟、小蛇就是虫，所以古人把卵也看作虫。两形会意，蛋字本义为鸟虫蛇类动物产下的卵，故有鸡蛋、鸭蛋、鸟蛋等说法。后人把一些像球形的东西也称为“蛋”，如零蛋、脸蛋、蛋糕、泥蛋、山药蛋等。又因这些“蛋”很容易破碎发臭，又被人们形容为不好的东西，如混蛋、坏蛋、完蛋等。蛋通鳆，鳆字本义为鸟产下的像太阳一样圆圆的蛋，也指下蛋的鸟。“蛋”篆文异体写作𡇗，从虫从延，“虫”表示虫类，“延”表示行走、细长。两形会意，𡇗字本义为善于爬行的细长虫类。

《说文解字》：“鳆，渴鳆也。从鸟旦声。”“𧈧，南方夷也。从虫延声。”《字汇补》：“蛋，俗呼鸟卵为蛋。古作𧈧。”《晋书音义》：“天门𧈧，蛮属。”韩愈《房公墓碣》：“林𧈧洞𧈧。”



(zǎo)

【蚤】无声会意字，金文写作𧈧，从又从虫。“又”表示手部动作。两形会意，蚤字本义为用手捕捉咬人小虫，这里的小虫特指跳蚤。本义消失后加“才”写作“搔”，表示被跳蚤咬后身上发痒必须用手挠一挠，如隔靴搔痒等。古代“蚤”通“早”和“爪”，属同音借代，指日初和早晨。如《淮南子·天文》：“日至于曾泉，是谓蚤食。”又如蚤亡即早亡，蚤出夜入即早晨出门，晚上归来等。“蚤”篆文写作𧈧或𧈧，从虫从爪。“爪”表示爪子、手。两形会意不变。

《说文解字》：“蚤，啮人跳虫。从𧈧，𦥑声。”《玉篇》：

“蚤，啮人跳虫也。”《正韵》：“蚤，与爪通。”《诗经·豳风·七月》：“四之日其蚤。”《孟子·离娄下》：“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曹植《令禽恶鸟论》：“得蚤者，莫不糜之齿牙，为害身也。”

【蛊】无声会意字，繁体写作蠱，甲骨文写作𧈧，金文写作蠱，从蟲从皿。“蟲”（chóng）表示很多虫子；“皿”表示瓦罐类陶器。两形会意，蛊字本义为人们饲养的一种有毒的虫类，专门用来害人或治病。一种传说取百虫于皿中，使之互相蚕食，最后所剩的一虫为蛊。古代有放蛊的传说，放蛊是中国古代遗传下来的神秘巫术，过去在中国南方乡村中曾经闹得非常厉害，人们谈蛊色变。后来引申为人们肚子里的一种寄生虫。再后来由毒虫、寄生虫引申为神智惑乱、背后诅咒以及一种腹部鼓胀的疾病等，如蛊疾即心志惑乱的疾病，蛊气即施行诅咒术的邪气等。蛊卦还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十八卦。

《说文解字》：“蛊，腹中虫也。从蟲从皿。皿，物之用也。”《尔雅》：“蛊，疑也。”即疑惑。《龙龛手鉴》：“蛊，同蠱。”《左传》注：“蛊，惑疾，心志惑乱之疾也。”《周礼·秋官·庶氏》：“掌除毒蛊。”这里毒蛊即有毒的一种虫子。《通志·六书略》：“造虫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

【虮】有声会意字，繁体写作蟑，篆文写作𦥑，从虫从幾。“幾”表声兼表意，金文写作𦥑或𦥑，𦥑，幾字形义为可一次发射众多箭只的弓弩。《玉篇》：“幾幾，多也。”弓弩集束发射箭只，这种箭只比一般箭只短，而且射程近，在蟑字中喻指多的小的。“虫”与“幾”两形会意，蟑（虮）字本义为集群生长的小的虫子，特指虮子，即虱子和跳蚤的卵。后来重构写作“虮”，右边“几”表声兼表意，篆文写作𦥑，初为趴伏的供主人上车上马的奴隶，后来比作短而矮的桌凳，如茶几、几案等，在虮字中表义为短小、矮



(gǔ)



(jǐ)

小、较少。如肚子里少食为“饥”，用小话讽刺别人为“讥”。

“虫”与“几”两形会意，虮字本义为一种很小的虫类，特指跳蚤和虱子下的卵。因这种卵特别小，常用来形容细微的食物，如虮肝比喻微小或珍贵的食物。虮子也用来比喻微细的事物。

《说文解字》：“蟣（虮），虱子也。从虫幾声。”《玉篇》：“虮，虫也。”《集韵》：“虮，虫名。蜜虮也。”《汉书·严安传》：“介胄生虮虱。”《晋书》：“浮虮星沸，飞华萍接。”这里比喻水或酒表面的细小浮尘。《淮南子·虮虱》：“牛马之气蒸，生虮虱。”这里虮虱是指虱子下的卵。



(shī)

【虱】无声会意字，篆文写作𧈧，从二虫从𠂔。“虫”这里喻指很多虫子；“𠂔”（xùn）金文写作𧈧或𠂔，形义为放飞禽鸟，故有迅捷之义。《说文解字》：“𠂔，疾飞也。从飞而羽不见。”“虫”与“𠂔”两形会意，虱字本义为数量众多的飞虫或数量众多爬行很快的小虫，特指虱子。虱子为寄生在人、畜身上的一种小虫，吸食血液，能传染疾病，因此也用来比喻寄作恶的人或有害的事物，如虱蛀即指生虱病，虱瘤即虱子寄生在肌肤上所形成的瘤，虱官即奸诡害民的官吏等。

《说文解字》：“虱，啮人虫。从虫𠂔声。”《直音》：“虱，与蟲同。”《龙龛手鉴》：“虱，虮也。”韩愈《泷吏》：“得无虱其间，不武亦不文。”



(chài)

【虿】无声会意字，繁体写作𧈧，金文写作𧈧或𧈧，形义为蛇蝎类毒虫。篆文重构写作𧈧，从萬从虫。“萬”甲骨文写作𧈧，为虿字初文，像一只尖头、大螯、长尾的蝎子。两形会意，虿字本义为像蛇蝎一类的毒虫。蛇蝎毒性很大，被侵害后疼痛不止，甚至丧命，由此引申为害人的谗言。如虿盆即古代用蝎子或毒蛇蛰（咬）死人的一种酷刑，虿尾即蝎类毒虫的尾巴，虿芒即虿的毒刺，蛊虿之谗即比喻恶人的谗言等。

《说文解字》：“𧈧，𧈧也。蝎虫也。”《玉篇》：“𧈧，𧈧虫。”即𧈧人虫。《通俗文》：“𧈧，长尾谓之蝎。”《孝经纬》：“蜂𧈧垂芒，为其毒在后。”即蜜蜂和蝎子下垂芒刺，毒素就在芒刺的后边。《诗经·小雅·都人士》：“彼君子女，卷发如𧈧。”即卷曲，此解为引申义。



(méng)

【虵】有声会意字，篆文写作虵，从二虫从亡，“虫”表示虫类；“亡”（wáng wú）表声兼表意，甲骨文写作𧈧，形义为古代战场战败的士兵手持护甲逃跑得无影无踪。故有逃离、失败、没有、死去等义，如逃亡、败亡、消亡、死亡等。《说文解字》：“亡，逃也。”《广雅》：“亡，避也。”“亡”在虵字中表义为迅速、逃避、没有。“虫”与“亡”两形会意，虵字本义为嘴巴像尖刺、体型较小、飞行迅速几乎看不见的一种长吻虻，人被咬后疼痛难忍看见就想逃避，如进行拍打则逃避得无影无踪。故有牛虻、鹿虻、闽虻、蚊虻、蜚虻、蝇虻等说法。

资料记载，虻是分布在各地最能吸血的昆虫，最常见的是牛虻，长吻虻成虫体型粗壮，善于飞翔，吸食蚜虫、叶蝉等昆虫以及人和兽的体液，对家畜的疾病传染有较强的辐射作用，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温带。

《说文解字》：“𧈧（虵），啮人飞虫。从虫亡声。”《类篇》：“虵，咬人飞虫。”《集韵》：“虵，同𧈧。”《史记·项羽本纪》：“博牛之虵不可以破虮虱。”意思是经常叮咬或吸食牛血的牛虻却没有办法叮咬或吸食虱子产下的卵。



(hóng)

【虹】有声会意字，甲骨文中是个象形字，写作𧈧或𧈧，形状像雨过天晴后天空出现的彩虹。篆文重构写作虵，从虫从工。“工”表声兼表意，甲骨文写作𧈧，形义为劳作工具，引申为工匠、工程以及精心制作的器物，这里表示像被人加工过的带有各种颜色的器物。“虫”与“工”两形会意，虹字本义为雨过天晴后天空出现的

彩虹或身上带有各种花纹和颜色的一种虫子。因桥形似虹，所以古代常用虹字代指桥，如断虹、长虹卧波等。又如虹桥是指中国古代的一种木拱桥，外形如长虹贯空，亦称“飞桥”。虹字在我国民间传说中还是一种双头怪兽。有的篆文写作𠂔，从工从申，“申”表示伸胳膊伸腿或奔跑或喊叫的人，故有舒展、扩展、飘逸等义，喻指天神或闪电。两形会意，虹字本义为闪电过后天空出现的带有各种颜色的云气，即彩虹。

《说文解字》：“虹，蟠蜺也。状似虫。从虫工声。”《汉典》：“蟠蜺为虹的别名。借指桥。比喻才华横溢。”之所以既解释为彩虹又解释为虫子，都是因为从甲骨文、金文以及篆文不同字形训诂造成的。《尔雅》疏：“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雄曰虹。暗者为雌，雌曰霓。”即彩虹。庾信《忝在司水看治渭桥》：“跨虹连绝岸，浮鼋续断航。”其中的桥即拱桥。《诗经·大雅·抑》：“彼童而角，实虹小子。”即惑乱，是由彩虹颜色较多难以分清引申出来的。



(hóng)

【虺】有声会意字，篆文写作𧈧，从虫从兀。“兀”表声兼表意，甲骨文写作𠁑，金文写作𠁑，上边一横指事为头顶光秃没有头发，兀字形义为头顶无发的人，后来比作高而上平的物体，如兀秃、突兀、兀然等。造字者因形取义，把兀字看作细长、头大的一种东西。《说文解字》：“兀，高而上平也。从一在人上。”“兀”在虺字中表义为细长、头大。“兀”与“虫”两形会意，虺字本义为脑袋很大且身体细长的一种虫类，特指蟒蛇、蜥蜴等，如虺蛇。

《说文解字》：“虺以注鸣。《诗》曰：‘胡为虺蜴。’从虫兀声。”《尔雅》：“虺，蝮虺。”《玉篇》：“虺，蝮虫也。”即蝮蛇。《字汇》：“虺，蛇属，细颈大头，色如绶文，大者长七八尺。”《广雅》：“虺，蝰也。”即蝰蛇。《诗经·小雅·正月》：“胡为虺蜴。”陆疏：“一名蝾螈，水蜴也。或谓之号螭，